



独幕话剧

如意标盘

袁升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說 明

两个百貨商店的營業員都打着个人主义的如意小算盤

獎勵一大批先進生產者，工會宣傳委員鄭仁正欲赴商店買獎品時，百貨商店第二門市部祁麗（鄭的妻妹）拿着樣品包來了；鄭剛要看樣品，第一門市部秀梅（鄭的妹妹）也拿着樣品包來了。她們都想爭取鄭買自己門市部的商品，繼續當先進工作者。於是，她們都無中生有地、誇張地對鄭講對方的商品如何如何不好。鄭仁看出了她們的小心眼，當場揭穿了花招，指出了她們的个人主义如意小算盤，破壞了國營商業的信譽。從始到終，每個情節都引人發笑。这个小喜劇適合於業余劇團演出。

如 意 算 盤

袁 升 著

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（哈爾濱道里森林街副14號）黑龍江省書刊出版登記證新出001號

地方國營建設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黑龍江分社發售

開本787×1092公厘1/32·印張7/8·字數9,000·印數1—4,000

1958年1月哈爾濱第1版 1958年1月哈爾濱第1次印刷

總號：358

統一書號：T10093·113 定價：（5）六分

74249

時間：七月初。

地點：某城市的紡織工廠。

人物：鄭仁：男，30歲，工廠工會的宣教委員。

秀梅：女，20歲，百貨商店營業員，鄭仁的妹妹。

祁艷：女，18歲，百貨商店營業員，鄭仁的妻妹。

布景：工會的一間辦公室。牆上貼着一張獎模大會的筹备計劃表；牆上挂着几面剛制作完的鮮艷的錦旗。

幕啓：鄭仁正在打電話。

鄭仁：……獎旗妥了；老張買回紙來，把標語一寫，這個獎勵先進生產者的大會就……。李主席，獎品就按照咱們那天研究的計劃買吧！對，抓緊時間，我馬上到百貨商店去。

〔鄭仁欲下，祁艷手提着样品包上。〕

祁艷：（高興地）我來的趕趟吧？

鄭仁：（莫名其妙地）什么事啊？

祁艷：你們廠子不是要開獎模會嗎？

鄭仁：（玩笑地）開獎模會也沒有你那份呀！

祁艷：看你！人家來辦正經事你也說笑話。（將包放到左側的辦公桌上）昨晚聽我二姐說，你們廠子要開獎模大會，我特意拿些样品來，請你們看看。

鄭仁：嚇！真比你二姐強多了！（向祁笑。祁瞪鄭一眼）瞪我干什么？我是說——你有責任感，革命事業心強。這還不對嗎？

祁艷：我二姐咋的！你說，管理家務，照看小孩，還有你——（笑）穿衣啦，吃飯的。難道這對社會主義就沒貢獻嗎？

鄭仁：得了，得了！她老姨，不，祁艷同志。你是來——

祁艷：我是來推銷商品的。（轉變語調）真的，姐夫，你們都買

什么样的獎品？

鄭 仁：实用的：筆記本，毛巾……

祁 艷：那你就看看样品吧，看妥样子，我給你們送來。（解包）

〔这时，秀梅兴致勃勃地提着样品包上。〕

秀 梅：（一脚門里一脚門外）哥哥！……（看見祁艷）啊！祁艷，你……

〔三人互視。〕

祁 艷：（惊奇地）秀梅姐，你……

鄭 仁：（望望秀梅手中的包）你也是來推銷商品的！你們都成了“消息灵通”人士了。

秀 梅：昨天在家吃午飯，不是你說的嘛：厂子里要开一个獎勵大会。（将包放在右侧桌子上）

鄭 仁：看起來，你們都是有心的入呐。

祁 艷：我們商業工作者就是要尽量使人民方便，为消費者服务嘛。

秀 梅：（走近祁艷）你已經賣妥了嗎？（向鄭仁）哥哥——

祁 艷：（搶說）已經——（望着鄭仁）

鄭 仁：我还没看貨样子呢。

秀 梅：（近自語）人家都說我个子大沒好处，穿衣服要多費二尺布；要看今天这事呀，腿長还是……。得意的一笑）

祁 艷：（近自語）这才是喝凉水都塞牙縫子，倒透霉了。咳！愛說愛笑真沒有好处，把正事都耽誤了。

秀 梅：哥哥，你到这來！

祁 艷：（急忙去拉鄭仁）姐夫，我和你說一件事。

鄭 仁：（睜眼祁，又看看秀梅）我可沒有孙悟空那样的分身法呀！（故意将她俩一牵）有事就在这正大光明的談吧。

秀 梅：不。我有点个人的事。

祁 艷：对，得保点密，还是个別談好。

鄭 仁：好吧。但是，这就得分先來后到了。（向祁）这可不是我偏向，秀梅先招呼的，我得先和秀梅去談。（走向梅）

祁 艷：（自語）別來這套！还是因为她是你的親妹妹。（坐在椅子上，側耳听郑与梅的談話，因听不清很焦急）

秀 梅：哥哥，我一連当了几个月先進工作者啦？

鄭 仁：七月份再評上，就是半年零一个月了。

秀 梅：哥哥，你說，七月份我完不成計劃还能評上嗎？

鄭 仁：那就要落伍了。

秀 梅：哥哥，你愿意讓妹妹落伍嗎？

鄭 仁：当然不愿意。我希望你永远和先進工作者这个光荣称号不分家。

秀 梅：（喜笑顏开地）还是我哥哥，就是个謎，也叫你猜着了。

〔祁艷急走来，拉走郑仁。〕

秀 梅：（不滿地）你忙什么！人家的話 还没說 完呢！……（瞥祁一眼。得意地自語）晚啦！

祁 艷：姐夫，你对我和秀梅誰好？

鄭 仁：从革命的关系上講，你和秀梅都是一样的同志；在私人关系上看，你和她都是我的妹妹。

祁 艷：我觉得你对我的工作，特别是在政治上的帮助，簡直太大了。

鄭 仁：（認真地）不能这样說，还是党对你的教育。

祁 艷：当然了。我觉得姐夫对我的帮助也是很重要的。

鄭 仁：你放心吧，我会帮助你們的，我有这样的責任。

祁 艷：（含蓄地）是啊，所以我要求你格外地帮助。

鄭 仁：只要我能做到的，都行。

秀 梅：（听不清郑和祁的談話，等急了，便走上前去，開門見山地）哥哥，你們買什么獎品呐？

祁 艷：（急忙地）看看样子吧。

鄭 仁：（玩笑地）送上門的買賣，能有好貨嗎？

秀 梅：你別用老眼光看待新事物！

祁 艷：我不和你說笑話。國營商店的商品貨真價實。

秀 梅：（搶說）國營商店經營的商品，就沒有次貨。具體地說，就拿筆記本說吧：是膠布軟皮，金字精裝的；攜帶方便，不怕折壓；封面圖案是燙金的，有天安門的，地球的，偉人象的，工農兵的，紅星的，既有政治意義，又彩色鮮明；都是一等道林紙的，寫字光華不潤。

鄭 仁：不錯！

祁 艷：（搶占上鋒）這種筆記本小格清晰，還有五色插圖，偉人格言，有備忘錄和重要紀念日。還有現金支付賬頁，這對有計劃地開支生活費用，搞好家庭生活，有重大的作用，既能養成節約習慣，又能把金錢儲蓄起來，支援社會主義建設。

鄭 仁：還有一樣好處。

祁 艷：什麼？

鄭 仁：便于你姐姐對我經濟收支的監督和檢查呀！

〔秀梅噗嗤一笑。〕

祁 艷：（不滿地）你竟扯用不着的！這樣的筆記本行不行吧？

鄭 仁：行。別的呢？

祁 艷：（搶說）我們的毛巾子質量更好。价格便宜。特別是花樣多：全白的，中條的，彩格的，印花的，色底的。不僅可以擦臉，還能做枕墊、帽套、牙具袋等。這些東西若擺在屋里，那個新鮮勁呀！過年都不用買年畫。

鄭 仁：那我若是買全白的呢？

〔祁艷生嗔地把頭一扭。〕

秀 梅：（得意地）全白的銷售量更大。擦臉人人愛用，農村婦女下地生產包頭，青年們隨身攜帶，都圖希白色的雅致。再則，毛巾子的原料也不同，有生紗的和熟紗的，還有單絨單

毛的，双綫双毛的，也有絲光綫的。都抗洗耐久不爛，顏色不褪。

鄭 仁：好啦，好啦！白的好。

秀 梅：香皂。有力士的，建國的，新華的，美丽的，工農兵的，留蘭的，檀香的……

祁 艷：（忙轉过头来，搶着說）有粉紅色的，玫瑰色的，青藍色的，深棕色的，紅色黃色和綠色的，還有——

鄭 仁：行啦！他老姨。我也不是畫家，要這些顏色有什麼用啊！

祁 艷：你竟打岔。人家說的是香皂的顏色。

鄭 仁：顏色不顏色的沒什麼，主要是看看香料好壞。

秀 梅：原料有：牛油、豬油、椰子油、棉子油、棕櫚油，都是通過化學方法泡制的，不軟膩不硬化，好使又耐用。

〔鄭仁點點頭。〕

祁 艷：特別是香檸檬油，杏仁油，丁香油，麝香精，這些料子的香味可足了，你要用它洗一次臉吶，頂風也香出四十里呀！三天不斷香味。

鄭 仁：噯！你这么一介紹啊，我真覺着有股香氣鑽進了我的鼻孔。怪不得你——

祁 艷：（緊接上）你別說我！

秀 梅：這些香皂退泥除垢的效能特別大，尤其是保護皮膚的效能更大。

祁 艷：那可不。小孩子擦了，緞子似的嫩肉皮，就能變得比綢子還光滑；年輕小伙子若擦了，就會皮白肉嫩，臉如粉團；姑娘媳婦們若用了，真能夠手如葱白臉象蘋果。特別是老年人用了這種香皂，那好處就更突出了：老爺子們常用，不但皮膚光潤，還能增加臉面上的血色，再趕上火力旺的人，就能象過五關斬六將的關公那樣，臉色又紅又新鮮；老太太們常

用，能消滅臉上的皺紋，真趕上天波府里長壽星余老太君，樣啊！

〔秀梅靜听着，最后，格格地笑起來。〕

鄭 仁：哎呀，真可惜呀！

〔秀梅驚疑地望着鄭。〕

祁 艷：（莫名其妙地）可惜什麼？

鄭 仁：秦始皇死的太早了，不然的話，若有你說的這樣香——能返老還童，就不用派徐福去采長生不老藥了。

〔三人同笑。稍靜。〕

秀 梅：哥哥，你別竟說笑話了。你們買不買獎品啦？

鄭 仁：買！怎麼不買呢。若是听你們說的，倒是上鞋不使鐮子——針（真）好。可是，還沒看見你們的样品，誰知道是什麼貨色呢！

祁 艷：你就趕快看看样品吧！

〔秀梅和祁艷不約而同地相互一視，又都急忙回避過去，各自欲轉身解样品包，又同時停止。祁偷視梅，梅又偷視祁。兩人都手持布包沉思。〕

鄭 仁：（看到她倆的舉動表情，偷偷一笑。近自語）一個是小姨子，一個是自己的妹妹。都希望把工作搞出些成績來，完成本部門的推銷計劃。我買誰的呢？（想。稍停）你們倆的包袱还挺難解呢！我先看看筆記本吧。（燃着紙烟，深吸着）

〔祁艷和秀梅同時解開包袱，各拿出一冊“人民日記”。她倆各偷看對方拿的是什麼樣的日記本，彼此都看清楚了，但是眼光相觸，二人忙回避。〕

秀 梅：（旁白。自負地）一樣的東西！我哥哥不能買她的。

祁 艷：（旁白。象抓住了鄭仁小辮似的）一樣的筆記本，要是買她妹妹的，那就純粹是——（給鄭仁找大帽子）偏向！對！偏向。（想）對啦！我先給他背面看，讓秀梅沒話說。

仁：怎么？你们这是来演哑剧了！

梅：（同时急转身，面对郑仁，双手捧着样本给郑仁看）看吧！

仁：（看秀梅的本）“人民日报”，确实不错。

梅：买多少？我马上回去取货！

仁：买三百本！但是不一定买你的，我还没看（指祁）这一位的呢！

祁：（给郑仁打气）我知道我姐夫不偏向。

仁：先别奉承，我可不敢夸。

祁：看看吧！（高举样品）

仁：哦！妙，妙，这是缺“红中”少“发财”呀！

梅：（不明其意）怎么？

仁：“白板”唄！——无名日记。（望祁一笑）

祁：（急夺下本来，翻过来）别讽刺人！你好好看看。

仁：（玩笑地。把两个笔记本并到一起）送礼好！一对。

祁：奖品嘛，当然得质量好的东西，当然是一样的。买誰的吧？

仁：先不买！看看别的样品再说。看看毛巾吧，要最好的。

祁：（忙从包里拿出“生产建设”牌毛巾。自语）这种毛巾子，她们一门市部没有多少库存。（看毛巾）这质量有多好啊！（将毛巾折上）

梅：（拿出毛巾，也是“生产建设”牌的。自语）这回呀，我得耍个心眼，若是再一样，就让我哥哥看这一头。（也将毛巾折上）

仁：怎么样？戏法变的差不多了吧！

〔她俩忙答声“看吧”。祁艳将“生产”二字的一头递给郑仁。秀梅见毛巾又是一样的，吓得一伸舌头，忙将“建设”二字的一头递给郑仁。〕

仁：嗯，毛巾不是一样的。你们举高点，我得仔细看看。

(右看一眼,左看一眼) 嗯,这个是“生產”;这个是“建設”。質量大概差不多,对吧?哎!“生產”“建設”接聯起來可是一句完整的經濟口號呀!可惜,你們把它分了家。一家人嘛,應該團結在一起:(把祁艷的毛巾拿在手中,抖開)“生產”才能夠“建設”,(把秀梅的毛巾拿在另一只手中,抖開)“建設”就得“生產”。(笑一笑)團結在一起,你們同意嗎?

祁艷:(不好意思地)真缺德!又是一樣的。(轉過身去)

秀梅:(抹不開地)真別扭,人家拿啥她也拿啥。(轉過身去)

鄭仁:這兩個小鬼的道眼可真不少!我今天要給她們個橡皮釘子碰碰,教育教育她們。

[三人各自沉默片刻。]

秀梅:(拉鄭仁)哥哥,你到這來。(拉鄭走到旁邊)

祁艷:(旁白)哼!別耍花招,我早就猜透你的小心眼了。(偷听)

秀梅:(低聲地)哥哥,你不知道吧,第二門市部的銷售量小,因此,有很多商品在櫃台上擺的時間過長,時間長了就興有烟熏土沾的。哥哥,你是工会的宣傳委員,獎品買的好壞,你得負完全責任呀!可不能叫先進生產者說你——

鄭仁:噢!原來是這麼回事呀!

秀梅:你明白啦?

鄭仁:我明白啦,完全明白啦。

秀梅:不,你還不完全明白。我們一門市部因為商品流轉的快,商品就容易保持清潔,不但質量好,而且又干淨。

[祁艷似乎聽見了一些,急忙把鄭仁拉到另一邊。]

秀梅:什麼樣子!象熱鍋上的螞蟥似的,慌手慌腳的。

祁艷:(低聲地)姐夫,你說過,獎勵先進生產者必須買些大家滿意的東西。這是秘密,為了你的工作着想,我不得不告訴你。第一門市部的商品,多數是從我們二門市部搬過去

的。俗語說得好：“誰家好孩子能往廟上捨呢！”

鄭 仁：（故作大吃一惊狀）噢！原來是這麼回事呀！

祁 艷：你明白啦？

鄭 仁：我明白啦，完全明白啦。

秀 梅：哥哥，你決定一下吧：買祁艷的，或者是買我的。你心
里早就有底啦，說吧！

祁 艷：姐夫，你心里象明鏡似的，快說吧。

鄭 仁：秀梅，你是國營商店的營業員，我信着你啦，堅決不買
二門市部的商品，現在我決定：買你們一門市部的。

秀 梅：（幾乎樂得跳起來）買多少？我馬上送貨到門。

祁 艷：（急了）姐夫，你忘了！我剛才怎麼對你說的？

鄭 仁：對，對，對。祁艷，你是國營企業的工作人員，我相信你
啦，堅決不買一門市部的商品，現在我決定：買你們二門市
部的。

祁 艷：（樂得忘了問鄭仁買什麼、買多少，跑到房門口才想起
來）姐夫，買什麼？買多少？立即送到。

秀 梅：哥哥！到底買誰的？

鄭 仁：根據你介紹的情況，我當然要買你們一門市部的。

祁 艷：忘了？

鄭 仁：沒忘，沒忘。根據你介紹的情況，我當然要買你們二門
市部的。

秀 梅：那你到底買誰的？

鄭 仁：難辦，不好解決。（對梅）如果我光听了你的，沒聽見祁
艷的話，那問題就好解決了。（對祁）如果我光听了你的，沒
聽見秀梅對我介紹的情況，那事情就非常好辦了。怎麼辦？
我明告訴你們，我是拿不定主意了。不是我這當哥哥的、當
姐夫的不謙虛，責任是不在我身上。

祁 艷：（走到秀梅跟前。低聲地）秀梅姐，你剛才向我姐夫介

紹的什麼情況？

秀梅：你介紹的什麼情況？

祁艷：我也沒說什麼呀！

秀梅：我也沒說什麼呀！

祁艷：那我姐夫怎麼拿不定主意呢？你還是說了些什麼吧！咱倆可是一個百貨公司的，對我還保啥密呢。

秀梅：喲，明明是你和我哥哥說三道四的，還倒打一耙。你好好坦白坦白！

祁艷：我沒說啥！

秀梅：我也沒說啥！

〔她倆僵了，都轉過身去，彼此以背對之。〕

秀梅：（自語）哼！你呀，爭不過我。哥哥總是疼愛妹妹的。好是家人，賴是他人。怎麼說吧，我們一門市部的模範單位也能保持住啊。再者說，我……（微笑不語）

祁艷：（自語）姐夫和姐姐感情好，一定也能關照我；再說，他要是偏買他妹妹的，不是顯着自私護小頭嘛。噫，七月份的模範呀，還少不了……。 （微笑不語）

鄭仁：（自語）好吧，讓你們竹籃子打水——一場空。喂，兩位營業員同志，我考慮好啦，你們願意听听嗎？

祁艷：（不約而同地）是買我的吧？

鄭仁：誰的也不買！

祁艷：不獎勵先進生產者啦？

鄭仁：不。

秀梅：那是為什麼？

祁艷：噢，我知道啦，你是想把我把發走了，好偷偷買秀梅的。哼！護小頭，我有意見。

鄭仁：我為什麼騙你們呢！說不買你們的就一定不買你們的。

秀梅：什麼理由呢？

鄭仁：問你們趙經理去吧！

秀梅：（驚疑不解地）問趙經理？

鄭仁：對，問你們百貨公司的趙經理。

祁艷：趙經理也不知道這回事呀！

鄭仁：你一說他就知道了。

秀梅：和他說什麼？

鄭仁：你們倆照直說就行。

秀梅：照直說？

鄭仁：對。（對秀梅）你就把剛才和我說過的話再向趙經理說一遍。（學秀梅）“第二門市部的銷售量小，因此，有很多商品在櫃台上擺的時間過長，時間長了就興有烟熏土沾的。”“我們一門市部因為商品流轉的快，商品就容易保持清潔，不但質量好，而且又干淨。”

祁艷：（火了）秀梅，你誇你們一門市部的商品干淨我不反對；可你凭啥糟踐我們二門市部的商品，說我們的商品烟熏土沾了呢？你這不是打擊別人提高自己嗎！

秀梅：（臉紅。不語）

祁艷：秀梅，你說呀！我一會一定都彙報給趙經理。

鄭仁：對，應該彙報給趙經理。但是，別忘了把這些話也彙報給趙經理。（學祁艷）“獎勵先進生產者必須買些大家滿意的東西。這是秘密，為了你的工作着想，我不得不告訴你。第一門市部的商品，多數是從我們二門市部撥過去的。俗語說得好：‘誰家好孩子能往廟上捨呢！’”

秀梅：（生氣地）祁艷！你們二門市部又不是批發部，哪有那麼些商品調撥給我們？你說。還說人家是打擊別人提高自己

呢，你呢？你把我們一門市部的商品說成是破爛貨，你不是打击別人提高自己是什么？

祁 艷：（羞愧地低下头來）

鄭 仁：你說二門市部不好；你說一門市部有毛病。這樣，在我聽來，是整个百貨公司存在問題，整个百貨公司的商品不好。

秀 梅：哥哥，你就因为这个原因不買我們的商品啦？

鄭 仁：不！我相信我們社会主义企業，我絲毫也不怀疑。因此，我馬上就知道你們說的是謊言，是欺騙一个热爱社会主义企業的顧客，是在破坏社会主义企業的威信。你們想一想，如果剛才不是我，是一位不了解情况的顧客，那末，將會給國營商業造成多么大的損失，多么不好的影响！（稍停）你們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了嗎？

秀 梅：（点头）

鄭 仁：（露出一絲笑容）光認識到还不行，最主要的是改正。

秀 梅：你買祁艷的吧！

祁 艷：你買秀梅姐的吧！

鄭 仁：（笑起來）喲！來个一百八十度大轉弯，都謙讓起來啦。这才是应有的态度。（稍停）祁艷，秀梅，（感情深重地）你們能够深入到群众当中，了解群众的需要，滿足群众的需要，这种工作热情，是好的，是值得繼續發揚的。以我这个外行來看，你們这种工作热情，这种主动精神，是值得商業工作者學習的；起碼，是值得我學習的。（深呼一口气）但是，不應該打着資產階級个人主义的如意算盤。懂嗎？

祁 艷：懂。

鄭 仁：（馬上轉为笑容滿面）剛才，我这样决定的：讓你們倆竹籃子打水——一場空，我們到第三門市部去買獎品。

(祁艳和秀梅拿起样品包欲走)等一等!我的话还没有说完。
可是,当你们俩认识到自己错处的时候,我就改变了主意。

祁 艳: 那就买秀梅姐的吧!

秀 梅: 不。买祁艳的吧!

鄭 仁: 兩位營業員同志! 我們紡織厂不能不感謝你們的熱情支持; 等我們厂下次再獎勵先進生產者的時候, 我們還希望你們熱情地支持我們。為了表示感謝你們, 來個二一添做五, 在一門市部買一半, 在二門市部買一半。好嗎? (不等她倆回答) 走吧! 咱們一塊去看看樣品。

[三人愉快地下。

——幕 急 落

1957年4月—9月